

战斗里成长

胡 可

中央戏剧学院

战 斗 里 成 长

胡 朋、胡 可、歌 梵、
轻 影、胡海珠 集体创作
胡可改作

前 言

胡可，生于1921年，16岁参加革命，在战斗里成长为部队中有影响的剧作家。建国前，写有《清明节》、《戎冠秀》、《枪》及《喜相逢》等剧作；建国后，创作了《战斗里成长》、《英雄的阵地》、《战线南移》、《槐树庄》等反映部队和农村生活的剧本。

《战斗里成长》写于1949年，是胡可创作臻于成熟的标志，是建国初描写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剧作之一，曾荣获全国话剧会演一等奖。

《战斗里成长》写赵老忠一家三代人的遭遇：祖父赵老忠因恶霸地主杨有德串通官府，强占赵家仅有的三亩水田，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；儿子赵铁柱一把火烧了地主的房子，丢下妻儿，投奔革命，成长为优秀的指战员；孙子赵石头从小埋下仇恨火种。跟随母亲十年漂泊流离，性格倔强，不怕敌人的刺刀，敢给八路军指路，后来参加了解放军，由个人复仇走向要把敌人彻底消灭，解放全中国。

剧本开头交代了祖父赵老忠的悲惨命运，奠定了赵铁柱、赵石头父子报家仇、参加革命，在战斗里成长的坚实基础。接着，剧本以主要篇幅写父子二人在部队的经历，笔力集中在赵石头身上，赵铁柱的过去，就是赵石头的现在，赵铁柱的现在就是赵石头的未来。全剧以赵家团圆为结尾。

剧本值得注意的是带有战火中的感情色彩。第二幕父子偶然相见，没能相认，对话含着丰富的潜台词：赵铁柱离乡十三年回到故土，听说石头是榆次人就想起自己的儿子，就问他的年龄：赵石头则一心报名参加突击队，怕年龄小被“精兵简政”多报了一岁，因此当问到年龄，坚持说自己十九岁。父亲寻子。

切，儿子报仇心切，说的是年龄，内含各自心事，“虚实互藏，两在不测”，具有强烈的戏剧性。

时 间

第一幕

第一场 一九三五年秋某日。

第二场 一九四五年秋某日。

第二幕 一九四八年秋某日。

第三幕 第二幕后数日。

第四幕 紧接第三幕。

人 物

赵老忠：贫农，五十余岁。简称忠。

赵铁柱：即赵钢，其子，二十余岁青年农民，后参军任营长。简称赵。

赵 妻：铁柱妻，二十余岁。简称妻。

赵石头：即黑蛋，铁柱之子，先是五岁，后是十五岁，十八岁。简称石。

杨有德：恶霸地主，五十余岁，后当汉奸及国特要员。简称杨。

杨耀祖：其子，二十余岁流氓，后任日寇警备队中队长，蒋匪保安第×纵队第×大队长。简称耀。

（以上人物年龄随各幕相距时间增加之）

老 庆：农民，五十余岁。简称庆。

仓婶子：农妇，五十余岁。简称仓。

周教导员：三十岁。简称周。

四 海:通讯员,二十岁。简称四。

双 儿:通讯员,二十岁。简称双。

文化教员:二十余岁。简称文。

王德钧:老战士,后任班长。简称王。

崔大秋:老战士,后任副班长。简称崔。

老 齐:炊事员,老头儿。简称齐。

战士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,……多人。

电话员。

伪军甲、乙。

匪兵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,……多人。

群众老头、农妇、壮年、青年、妇女,等多人。

第一幕

第一场

“衙门口，朝南开，
有理没钱别进来。”

〔一九三五年，秋天的傍晚。

〔华北某县城附近一农家。

〔屋里，简单的农具，有门通院内。

〔幕启，场上无人。

〔赵铁柱从地里回来，他面色沉郁，把铁锹“当唧”一声
扔在就地，赵妻抱着黑蛋上。

妻 （奇怪地望着他）你怎么啦？搭拉着个脸子，又跟谁生气啦？

赵 （不理，片刻）爹呢？

妻 爹去找老庆大伯去啦，说是要点“砷”^①回来等着耕地种麦
呀，出去可有会子啦！

赵 （没好气地）耕地种麦？这三亩水地眼看就种不上啦！

妻 怎么？这三亩水地就生生叫杨家霸了去？咱跟他打了这一年
官司莫非就……

赵 （发火）打官司！打官司！顶个蛋的用！

妻 你看你吃了炮药啦？咱门种了十来年的地，他杨家造了张

① 砷——（读若信）即砒霜，农民耕地时用来杀虫。

假文书来就能霸了去？爹打算明儿再进城去一趟，要是官司打赢了……

赵 赢？（爆发地）咱们输啦！（从怀里掏出判决书，在手上用力颤摇着）大衙门口的判决下来啦！咱们输给人家大财主了！

妻 （惊呆）什么？咱们有理的倒输啦？

赵 （展开，用手击打着）这不是还扣着那大印！我草他八辈祖宗呀！我不宰了你们我出不了这口气呀！

〔沉默，屋外人咳嗽声。〕

妻 爹回来啦！爹还不知道呢吧？先别对爹说，他那身子骨儿刚略好一点，要是知道了，病儿又得犯！

〔赵老忠登场，抱起黑蛋。〕

妻 （故作镇静）爹！吃饭吧！

忠 （兴奋地把手里的一包东西交给妻）要了点子砵，赶明耕地种麦多使上点。黑蛋！你别抓，这不是吃的，这是毒药，快放到那黑罐里去吧！——这天底下真有好人哪！老庆又帮我盘缠钱，这回官司打赢了可不能忘了你老庆大伯！嗨，老庆说的对，输是输不了，要是输，他早下判啦！这高等法院里把这案子押了两多月，当大官的心眼细哩！跟包老爷似的，只要咱们有理……

赵 （憋不住）有理挡不住人家有钱！有钱能使鬼推磨！

忠 （坚信地）有钱挡不住有理！有理走遍天下！天下总有那青天大老爷！（赵欲插言，妻示意止之）青天大老爷看咱庄稼主儿受制，他也跟着掉眼泪！我知道，有这样的黑脸老包，……

赵 （难耐地）着我说就不跟他打官司！一把火烧了他杂种草的！

忠 年幼的人，光图说说痛快，犯法的事可干不的，凡事全凭个

理。咱们有文书，私凭文书官凭印，打到北京不怕他！……

妻 爹，你歇歇，吃饭吧，饭不看凉了。

忠 那是我花二十块现大洋置的地，我一个人也没雇，刮风下雨收拾那井，房都没舍得盖，先收拾那井，这才成了水地。他见卖主死了，造了张假文书，拿出五十吊制钱想赎我的！你看我赵老忠好欺侮！（咳嗽、颤抖，妻急为他捶背）……我不管你天大的财主，我就要告你！你霸道！有国家的王法管着你哩！我明儿上太原府……

赵 爹！你不用去告啦！

忠 为什么不去？

妻 （递眼色给赵）爹身子骨还没好利落，他怕爹再病在外头。
……

忠 不碍事。咱们一家四口活的了活不了，搬的倒搬不倒姓杨的，全靠这一趟啦！到这节骨眼上，我不能打退堂鼓！（对赵）你去找你老庆大伯来一趟，我把家里这事儿托咐给他。你们年幼，办不了事。……

赵 爹，不用去找啦。

妻 你就去吧！（赵迟疑，妻把孩子交给赵）你跟着爹，我去一趟！（下）

忠 （希望地）官司打赢了好种麦，打了一年官司花的这钱他杨家得赔给咱！铁柱你说……

赵 （忍耐不住）爹！法院的判决下来啦！

忠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
赵 判决下来啦！

忠 噢！这三亩水地到了儿是归了咱们啦！

赵 不，爹！咱们的官司打输啦！

忠 （听来有如晴天霹雳）什么？输啦？输啦？咱们输啦？

赵 嗯！地归了杨家不说，咱们还得出钱赔礼！（跺脚）草他八辈祖宗！他仗着有钱有势，花钱买的判决！

忠 （咳嗽，一口痰憋住，赵为之捶背，少顷，吐出一口黏痰，喘息）你听谁说？

赵 镇子上送信捎来的，（取出）这不是？还扣着大印，人家在太原又有买卖又有人，这不明摆着入（读上声）了钱？

忠 （两手颤抖着接过判决书，呆望着）青天大老爷！……青天大老爷……（绝望地叫）杨有德！你坑的俺们苦哇！……穷人没路走了！俺们没路走了！（咳嗽，喘息）

赵 爹，爹，你躺一会，你躺一会。

忠 （自语）莫非真绝了我的后路？我五十多岁老头子当真就要了饭？咱们这十几年的光景莫非这就包了估？莫非我就这样的死了？天哪！这就是那官府！这就是那理！这就是那王法！青天大老爷呀！

（将判决书撕碎）

黑 爷爷！爷爷！

忠 唉！你爷爷心眼里闷的慌啊！（少停）铁柱！你去给我打壶酒来！

赵 爹！你躺会儿吧！你病还没好喝什么酒？

忠 （沉静地）好小子，喝口酒解解闷气，……你老庆大伯为咱忙活了这一阵子，操心受累的，不管是输是赢吧，咱得谢谢人的这一片好心！铁柱！你去打点酒！

赵 打四两够嘛？

忠 唉！多打点子吧，打半斤吧孩子！

〔赵下。〕

忠 （彷徨自语）老天！你看见了吧？三十年哪！辛辛苦苦挣下的光景……俺们可是好人哪！……莫非这就是那命？……

唉！不如死了吧！死了吧！

黑 （哭了）爷爷！爷爷！你不死！

忠 唉！爷爷不死！黑蛋！你到窗台上把那黑罐拿给我，……

〔黑蛋跪在炕上，取下黑罐给忠。然后眼巴巴地望着爷爷从罐里掏出纸包，打开。又眼巴巴地望着爷爷把砵吞下。〕

黑 爷爷！给我点儿吃！

忠 （爱抚地）黑蛋！你不能吃！（拭泪）黑蛋！（抱起，用胡髭吻着黑蛋的脸）爷爷先走啦！我两眼一闭，两腿一伸，我走我的啦！（巡视四周）唉！铁柱！谁也顾不了谁啦！

〔赵妻上。〕

妻 我老庆大伯说随后就来。爹！他呢？

忠 我叫他打酒去啦！

妻 爹！你……？

忠 你不要管。我憋闷的慌。……

〔赵妻点起灯，摆上饭。〕

〔铁柱持酒瓶上。〕

妻 （悄声）你对爹说啦？

赵 嗯。

忠 你们统坐下，咱们一家子聚一会儿！你们吃着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……

〔赵、妻盛饭吃，忠自斟自饮。〕

忠 孩子！你娘命苦，死的早，你爹活了五十三岁，受了一辈子苦，熬到今天……唉！落了个这！你爹对不住你们哪！百嘛没给你们丢下，丢下了一屁股饥荒……（流泪）

赵 爹！爹！

忠 你爹没本事，……可是你爹活的志气！孩子，你们大了不能

给我丢了人。

妻 爹！你怎么啦？

忠 ……佛凭一柱香，人为一口气呀！官司是输给他了！咱们跟杨家这仇是没完没了呀！

赵 嗯，爹！

忠 我死后……

赵 爹，你怎么啦？

妻（同时）爹！今儿后晌你怎么净说这些话呀？

忠 我死后……你们别忘了报咱这仇！小子！给你爹争回这口气来！我不要你们上坟烧纸，只要给我报了这仇就是我的好小子！（胸中焦灼难熬，勉力支持）

赵、妻（同时）爹！爹！你怎么啦？

忠 唉！小子！你们别难受，你爹活不过今儿后晌了！

妻（发现罐子和纸包）爹！你吃了——黑蛋他爹！咱爹吃了砒！你快去找人哪！爹呀！

〔赵惊慌，返身外出，正碰上进门来的老庆。〕

赵 老庆大伯！老庆大伯！

庆 嗯嗯！什么？什么事？

妻 我爹吃了砒！

庆 快！快去镇子上抓药！……唉！这是怎么说的！

忠（呻吟）老庆哥！不用啦！我只要寻死，就不打算再活，回来！不要抓药啦！

庆（见酒瓶，惊）老忠！你喝了酒？

忠（点头）嗯。

庆（顿足）怎么叫你爹喝酒呢！（望着在炕上滚动的老忠，难受，拉住披衣外出的赵，绝望地悄声说）喝了酒就没救儿啦！唉！预备后事吧！

赵、妻（哭号）爹！爹！

黑（吓哭了）

忠（打滚）哎呀！烧心哪！给我舀瓢凉水来！（接过妻递来的水，饮下）老庆你坐！

庆（落泪，责备地）老忠！老忠！你糊涂啊！你太糊涂啊！人在青山在！你可真不该办出这事情来呀，老忠！

忠 老庆哥！

庆 唉！兄弟！你有什么话你就留下吧！

忠 我冤枉啊！我人死，我心不死啊！……到阎王爷那……我也要告他姓杨的呀！

〔室外沉重的脚步声，众注视门际。〕

〔杨有德偕子耀祖登场。〕

杨 这儿到挺热闹！赵老忠！你输啦，知道不知道啊？

庆 他四爷！老忠已就是快死的人啦！这不是吃了砒啦！……

杨 噢！吃砒寻死？赵老忠！我趁你还有一口气儿，我要问问你，我问你还告不告？

耀 我父亲问你话哩！问你还告不告！说呀！

忠（挣扎起）姓杨的！咱们两家没完没了！阳间告不下你，到阴曹地府我要告你！我的阴魂缠着你！叫阎王爷派小鬼来抓你呀！

耀 别说废话！

杨 赵老忠！你有种再去告！娘拉比的咱们手拉手再去过一堂！

耀 你服不服？不服还可以告到南京最高法院，告到蒋委员长那儿也可以的！我们杨家陪着你，对不对？

杨 赵老忠！你娘拉比的睁开眼看看这爷们是谁？区长是我外甥女婿，县长都给我送过匾的。你敢告我？明告诉你，耗灯

油也把你耗干了！你懂的这个，死了也不冤！

忠（呻吟）冤哪！

妻（对杨）杀人也不过是个死罪，俺爹兴没犯死罪吧？临死了你们父儿俩还不叫他安生么？

杨 你们别拿死一口子人来吓唬咱，这爷们见的多啦！他死，活该！你们得把这笔账顶下来！

赵（咬牙切齿）姓杨的！你别怕还不了你这笔账！我爹死了，我顶着，我死了，黑蛋顶着！只要赵家死不绝，总忘不了这笔账！……

杨 好！耀祖，趁他还有口气儿，快把账给他家报报！你们听着！老庆，你也听着！

耀（翻开账本）判决书上说应归还侵占之水地三亩六分九，……

忠（痉挛）天哪！

妻 爹！爹！（转对杨）我求求你我求求你！

赵 起来！起来！咱不求他！咱不求他！

耀（继续念）应赔偿诉讼费车马费参百贰拾伍元整；额外赔偿名誉损失费贰百元，共计伍百贰拾伍元整。

忠（挣扎起）小子！报仇啊！（痛楚地栽倒）

赵（爆发地）爹！（失声痛哭）

妻（同时）爹！（哭）

黑（哭）爷爷！

庆（长叹一声）唉！

赵（突起立，忍住泪，望着杨，悄悄溜到门边，转身下场）

庆 他四爷！这地是归了你们啦，这钱可实在是……你看这一家子，眼下死人都发送不出去，包了估也交不起你这钱呀！

杨 娘拉比的你给我滚蛋！你要想充好人，你来替他还账！

庆 我……我……我那点家当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！

耀 爹！你出了气啦吧？

杨 这不算完！铁柱不是说啦？他爹的账他顶着，他死了，小杂种顶着！什么时候还不清什么时候不算拉倒！

庆 我求求你，他四爷！你高高手给他家娘们孩子的留条活路，……

耀 （指死尸）这就是你们的活路！蒋委员长说过，阎会长说过，老百姓要安分守己，只要安分守己，……

〔忽听人声嘈杂，火光隐隐照在窗上。〕

杨 什么事？什么事？

耀 （出门望）爹！不好，咱家失火啦！

杨 （急眼）他娘拉臭比！我草他祖宗！

耀 不能放他跑了！谁干的！

〔杨有德、杨耀祖急下场。〕

妻 （趋尸前）爹！杨家失火啦！爹！你合上眼吧！（起视火光）烧吧！烧吧！越大越好！烧光了他家！烧死他们吧！

庆 杨有德造的孽也到头儿啦！该着！该着！（对妻）我去托几个人，天塌了也得先把你爹打治得入了土。

妻 老庆大伯！……

庆 我看碾盘村你们也呆不住啦，发送了你爹，商量商量包了估吧！碾盘村不是你一家，全村都在他碾盘底下过哟！我帮不了你们别的，我那口薄棺材，留着自己住的，先让你爹住了吧！……唉！

妻 老庆大伯！俺们一家子永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呀！

〔老庆下场。〕

〔赵铁柱匆匆上。〕

赵 （喘息未定）快拿给我那夹袄！还有我那双鞋！……

妻（惊疑）你？你怎么啦？黑蛋他爹！你怎么啦？你上哪来着？

赵 我！我给他家点了火！快吧！

妻（大为震惊）什么？杨家失火是你……？

赵 我，我恨不能把他家一把火全烧光！

妻（焦灼）你还活不活？

赵 我走！我走！快拿给我那夹袄！

妻（戚然，把夹袄给赵）你上哪去呀倒是？

赵 天下大着哩！……下煤窑，扛长活，再不行当兵！要是掀不倒他杨家大旗杆我就不回来！

妻（悲痛）你走喽，……丢下俺们娘儿俩，可靠给谁呀？

赵 黑蛋他娘！我丢在家里也是死！唉！（望死尸）我要给爹争回这口气！我要报这个仇！

妻 你走吧！（少停）那咱们这一家子就这么散啦？（哭）

赵（伤心）黑蛋他娘！你到俺赵家门也五六年啦，从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，杨家逼的咱没路走，……托咐你打听了咱爹，你就前走一步吧！

妻 黑蛋他爹！你不要说这些！我嫁给你，就是你家的人，你就是十年二十年不回来，我跟黑蛋也等着你。你要有良心，别忘了俺们，……

赵 只要我不死，黑蛋他娘！我总得回来！

妻 我等着你，我要饭也得把黑蛋拉扯大，等孩子大了……（哭）黑蛋他爹！咱们还能再见面甯？……

赵 能！总有那么一天！……万一回不来，咱家这仇可就靠给黑蛋了！（抱起黑蛋吻着）黑蛋！爹走啦！

黑 爹！你不走！

赵 这村你们也呆不住，杨家还得找寻咱，记住！给黑蛋改个名

儿，逃出去吧！

妻 唉！快走吧！

赵 （欲走，返回，跪倒死尸跟前）爹！爹！铁柱给你报仇去了，铁柱送不了你的终了！

（磕头，立起，头也不回，下）

黑 爹！爹！

妻 （呆呆地）黑蛋！黑蛋！你爹给咱报仇去啦！（一阵心酸，哭了一声，忍住）黑蛋！咱娘儿俩熬着吧！等你长大了，什么就都好啦！

〔灯光渐暗，转第二场。〕

第二场

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

处处不留爷，爷去投八路。”

〔十年以后，秋天的傍晚。〕

〔华北某大城附近某市镇。〕

〔草屋，土炕，除锅灶外仅有一领破席，一床破被和几个筐篮盆罐。〕

〔低矮，阴暗。墙的高处有一个小窗洞，一线阳光正从那洞里斜射进来。〕

〔灯光渐明。〕

〔一个女人正迎了阳光缝补什么东西，她衣裳褴褛，面色憔悴，眼角上嵌了鹰爪似的皱纹，从头发的式样上和声调动作上使我们能够认出她即是赵铁柱的妻子。〕

〔枪声数响，仓婶子急入。〕

仓 （小声）狗日的们又逮人哩！抓走了十来个，老万家小子、二